

# 鲁迅与叶永蓁

王吉鹏, 赵 鹏

(辽宁师范大学研究生院, 辽宁大连 116029)

**摘要:** 鲁迅和青年的关系是值得浓墨重涂的。受过鲁迅指导的叶永蓁, 其创作有受鲁迅影响的痕迹, 但与鲁迅又同中有异。叶永蓁的《小小十年》书写了个体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 但与鲁迅笔下的精神个体在命运上却有着时代差异; 在艺术手法方面叶永蓁也深受鲁迅的影响, 他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和浓郁的抒情风格与鲁迅一脉相承, 但在语言技巧上质朴有佳, 活力不足, 显然不及鲁迅的峭拔凌厉。

**关键词:** 鲁迅; 叶永蓁; 比较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7)01-0011-06

在现代文坛上, 鲁迅和青年的关系绝对是值得浓墨重涂的一笔。在那个黑暗阴冷的时代里, 鲁迅用自己的血汗培养了大批文学青年。他甘愿做培养天才的土壤, 甘愿做点燃火种的盗火者, 甚至甘愿“肩住了黑暗的闸门”, 让青年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sup>[1](P135)</sup>鲁迅待人接物绝无宗派门户之见, 鼓励一批又一批青年走上了文学道路, 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其中, 既有柔石、殷夫这样的左联烈士, 也有唐弢、孙用这样的邮政职工, 更有像叶永蓁这样的国民党军官。

叶永蓁, 原名叶会西, 字永蓁, 笔名叶蓁。1908年5月生于浙江乐清, 1976年病故于台北。他12岁时丧父, 1926年毕业于旧制温州第十中学, 因与茵茵恋爱受挫, 并为了摆脱其母给他包办的婚姻, 远赴广州加入了黄埔军校, 为第五期毕业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寄居上海, 从事文学创作。他把十年来和茵茵的恋爱和生活经历写成自传体长篇小说《茵茵》, 并由鲁迅修改作序, 出版时改名《小小十年》。叶永蓁后来还出过《浮生集》和《我的故乡》, 在1920年代后期和1930年代初, 他还写了不少短篇散文和评论, 刊载在《人间世》、《文艺月刊》等报刊上。

—

叶永蓁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鲁迅日记》中是在1929年5月3日: “寄还陈瑛及叶永蓁稿并复信”<sup>[2]</sup>, 此稿正是《小小十年》。《小小十年》本是一部满是拥抱接吻的爱情小说, 叶永蓁完成初稿后送请鲁迅指正, 鲁迅告诉他侧重写时代, 不要侧重写恋爱, 叶永蓁听了鲁迅的意见后很受鼓舞, 大刀阔斧砍削了接吻拥抱的文字, 突出了主人公的投军和革命的主题, 经过几次修改, 鲁迅最终为他删定并写了序言。从1929年5月3日到7月1日《小小十年》的最终付排, 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 《鲁迅日记》中显示鲁迅和叶永蓁的来往多达11次, 此后, 鲁迅又亲自介绍由上海春潮书局出版。在书稿出版付印前的7月28日, 鲁迅写下了《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 称“自己极欣幸能介绍这真实的作品于中国”<sup>[3](P152)</sup>, 向广大读者进行了推荐。鲁迅为《小小十年》的出版耗费了无数的心血, 而这不过是鲁迅为成百上千个象叶永蓁一样的青年校阅、修改作品的一个缩影。

《小小十年》的主人公叶余学生时代就爱慕同学茵茵, 但为了逃避家里包办的婚姻他奔赴革命

收稿日期: 2006-11-2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研究项目(01JA750.11-44031)

作者简介: 王吉鹏(1944-), 男, 江苏东台人, 教授, 研究方向: 鲁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策源地广州参加了北伐,并通过书信与茵茵建立了感情。大革命失败后叶余蛰居在上海,由于和茵茵的误会他曾一度堕落,误会冰释后,两人重归于好。然而由于茵茵父母早将女儿“卖给”了邵泌,他们的爱情最终以悲剧结束。透过主人公叶余与茵茵的爱情生活,作品展现了“旧的传统和新的思潮,纷纭于他一身”<sup>[3](P150)</sup>的知识青年从“五四”到大革命前后这段历史时期里生活和思想的轨迹,并以广阔的艺术视野,摄取了北伐战争的壮烈图景。对于这样一部“以一个现代的活的青年为主角,描写他十年中的行动和思想”<sup>[3](P150)</sup>的小说,鲁迅在《小引》中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本书深刻地反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那个如火如荼的时代,鲁迅指出:“他描出了背着传统,又为世界思潮所激荡的一部分的青年的心,逐渐写来,并无遮瞒,也不装点,虽然间或有若干辩解,而这些辩解,却又正是脱去了自己的衣裳。至少,将为现在做一面明镜,为将来留一种纪录,是无疑的罢。”<sup>[3](P151)</sup>对作品主人公思想发展中明显的缺憾,鲁迅也还是善意地提出了极其中肯而精确的意见。例如:

从旧家庭所希望的“上进”而渡到革命,从交通不大方便的小县而渡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从本身的婚姻不自由而渡到伟大的社会改革——但我没有发现其间的桥梁。

一个革命者,将——而且实在也已经(!)——为大众的幸福斗争,然而独独宽恕首先压迫自己的亲人,将枪口移向四面是敌,但有四不见敌的旧社会;一个革命者,将为人我争解放,然而当失去爱人的时候,却希望她自己负责,并且为了革命之故,不愿自己的一个情敌,……在这里,是屹然站着一个人主义者,遥望着集团主义的大纛,但在‘重上征途’之前,我没有发见其间的桥梁。<sup>[3](P150)</sup>

作品中,确实没有写出思想上发展必然的过渡桥梁,而这却又是塑造一个在新思潮激荡下的进步青年必须着重描写的。失去了这个桥梁,人物形象就失去了真实性,作品也因此在思想上缺乏深度。可以看出,对作品中那些曾经彷徨、失落进而觉醒、挣扎、反叛,最终参与到改造世界——改变自己以至民族命运、以及参与革命事业的主要正面人物,作为伟大革命家的鲁迅是倾心称赞的。这种有高度思想要求的评论,折射鲁迅崇高而强烈的爱憎感情,这种感情,也感染了象叶永蓁这样的青年文艺工作者,照耀着他们成长的方向和道路。反之,对《小小十年》中主要人物思想发展中存在较大失误,鲁迅同样从高度的要求出发,提出严正的批评意见。这意见促使文艺创作者深思怎样写出真正的、受读者欢迎的文学作品。对中国新文学创作的发展,这无疑是最为珍贵的箴言。

尽管《小小十年》有着这样的缺点,但它毕竟是一部“真实的作品”。它真实地刻画了一个革命青年在“小小十年”中“爱和憎的纠缠,感情和理智的冲突,缠绵和决裂的迭代,欢欣和绝望的起伏”<sup>[3](P150)</sup>。因此当《小小十年》出版后,遭到一部分貌似彻底的革命者批评时,鲁迅立刻发表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一文进行反驳。1929年11月19日《申报·艺术界》“新月书评”栏偶然评《小小十年》时说到:“我们的主人翁和许多革命青年一样,最初只是把革命当作一种无法可想之中的办法,至于那些冠冕堂皇的革命理由,差不多都是事后才知道,事后才说”;“书中很强烈的暗示着,现在革命青年心目中的‘革命’,目的不是求民族复兴而是在个人求得出路而已”。鲁迅在文中以雄辩的事实揭穿了这些“貌似彻底的革命者,而其实是极不革命或有害于革命的个人主义的论客”的假面,指出“倘若要现在的战士都是意识正确,而且坚于钢铁之战士,不但是乌托邦的空想,也是出于情理之外的苛求。”<sup>[3](P232)</sup>这些貌似正当,彻底革命的言论其实不过“是空洞的高谈,是毒害革命的甜药。”<sup>[3](P231)</sup>鲁迅对青年作家叶永蓁的关怀和爱护由此可见一斑。

此后叶永蓁仍和鲁迅保持联系,并多次来看望鲁迅,向他请教创作上的问题。有一次叶永蓁问鲁迅,为什么阿Q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却要取个外国名字呢?鲁迅幽默地说:“阿Q光头,脑后留一条小辫子,这个Q字不正是他的滑稽形象吗?”1933年9月21日,上海生活书店重版了叶永蓁的《小小十年》,叶永蓁特地写信给鲁迅表示感谢,并寄来样书三本,而这也是《鲁迅日记》中最后一次出现叶永蓁的名字。1934年,叶永蓁重新入伍,解放战争时期陆续升至国民党军队的少将师长,再也没能“看见‘重上征途’以后之作的新的吐的光芒”<sup>[3](P152)</sup>。当然这一切是鲁迅为《小

小十年》作“小引”时不曾想到的，也是鲁迅所不能负责的。

## 二

鲁迅塑造了狂人、夏瑜、吕纬甫、魏连殳、涓生等一系列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勾勒了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时期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心灵的历程，这体现出鲁迅对知识分子个体命运的关注和思考。由于鲁迅深刻的理性精神和独特的气质，作品中往往呈现出浓厚的悲凉感。

《小小十年》继承了鲁迅对知识分子的关注，塑造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个“旧的传统的和新的思潮”<sup>[3](P150)</sup>纷纭于一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叶余的形象，它给我们带来的则是知识分子在那个多事之秋的生活体验及个人命运的丰富与忧伤。

鲁迅和叶永蓁塑造的青年知识分子大都“自旧营垒中来”<sup>[1](P302)</sup>，与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同时又都接受了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枷锁，并为了砸碎这层枷锁而奋起抗争。但是面对社会浓黑的悲凉和强大的压力，他们的反抗都以失败告终。作为青年人，这种反抗在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伤逝》中的主人公涓生和子君是一对受到“五四”新思潮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真心相爱，在一起“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sup>[4](P114)</sup>，面对封建家庭的压迫，子君勇敢地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鼓舞人心的口号，表现出鲜明的个性主义特征。但是离开社会的解放，他们的爱情之花很快就在沉重的物质生活压力下枯萎了。《小小十年》的主人公叶余也是封建礼教和专制家庭的叛逆者。他从小就恋慕女同学茵茵，然而祖父和母亲为他包办的婚姻却使他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迟迟不敢向茵茵表白，为了逃避家庭硬塞给他的“妻子”，他不得不远走广东奔赴革命。终于离家出走后，在革命队伍中通过书信与茵茵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由于茵茵早与邵泌订过婚，加上缺少最基本的经济基础，他和茵茵不得不被活生生地拆开。主人公沉痛地认识到：

我们应该推翻这事情发生的制度，使这制度不会再存在，而人们也不会再如此。若但是杀了一二个崇拜这制度的动物，在一时固然或许给人们有相当的刺激，但如果这制度仍然存在，那么，这刺激到后来必仍为人们所遗忘。

主人公已经认识到造成自己悲剧的根源，并清醒地认识到推翻封建制度并非易事。鲁迅和叶永蓁都把个体的悲剧放在历史之中，从而凸现出时代的悲哀，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当时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揭示出封建礼教对于青年的迫害和摧残。

在描写青年知识分子同黑暗的社会制度斗争的同时，鲁迅和叶永蓁又将目光不断深入国民的精神世界，在勇于解剖自我之际，将笔锋直刺知识分子灵魂深处，暴露出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狭隘的个性主义弱点。《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原是一个被“五四”新思潮唤醒而热情洋溢的革命青年，他曾因破除迷信，“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因论争“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和别人打起来。可是“五四”运动高潮过后他再次出现在酒楼时，当初敏捷精悍的性格已经荡然无存，随之可见的却是迂腐颓唐。在最后吕纬甫说：“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模模糊糊的过了年，仍教我的‘子云诗曰’。”<sup>[4](P33)</sup>他已经失掉了一切决断的能力和战斗的意志，失掉了昔日个性所焕发的光辉。《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他将自己的内心彻底封闭，“亲手造成孤独，又放在嘴里咀嚼”<sup>[4](P100)</sup>，最后终于自暴自弃，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他们的悲剧固然是社会制度造成的，但绝望的复仇方式，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无疑也是造成他们悲剧的重要原因。鲁迅对青年知识分子的道路和命运曾经有过形象的分析 and 说明：“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sup>[3](P469)</sup>。《小小十年》中的主人公叶余同样一直无法突破小我的束缚。他对社会革命的认识肤浅到了仅仅想将不合理的旧礼教一夜之间给推翻。而一旦革命或爱情遇到挫折，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动摇、狂热、情绪化和怨天尤

人等弱点便在他身上暴露无遗,这在“堕落”一章表现得尤为清晰。由于革命信仰的破灭,加上和茵茵的一些误会,主人公便对一切都产生了怀疑:

我不但以为茵茵在欺骗我,连这整个的社会现在也正在欺骗我呀!何必呢,我在这社会里讲漂亮话!这社会将什么给与我?幼小的时候,死了父亲,死了祖父,自己努力地企求自己的上进,结果却一切都受人欺骗!父亲欺骗我作他的儿子,而他自己又不尽作父亲的责任,就死掉了!祖父同母亲欺骗我替我订婚,而把我一生幸福葬送。读书欺骗我多认识几个字,而使我更知道社会上一切的冷酷。革命则竟欺骗我做了“革命领袖”的走狗。现在茵茵又欺骗我了!我还有什么趣味?在这社会里还有什么意思?唉,不要太愚蠢了罢!赶快在目前快乐了自己,这才会得到现社会现实的享乐。<sup>[5](P276)</sup>

在这里,主人公叶余实际还是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革命信仰破灭,爱情又有了误会,使他的歇斯底里已到了无法顾及别人感受的地步,加上身边肉欲的诱惑,他开始赌博、嫖娼,整天沉溺于肉欲中,偶有一点良心的发现,也因软弱而与堕落者一起向下越滑越深。读到此,我们不得不为当初那个朝气蓬勃、浪漫无忧的革命青年而感到辛酸,感到难受。显然叶永蓁无心像鲁迅那样对知识分子的弱点进行系统的剖析,但他却和鲁迅一样唤醒了青年知识分子对往昔思想理论信仰进行反思,促使青年知识分子在革命的道路上“重上征途”。

在鲁迅和叶永蓁的作品中,我们都看到了最真实的、仅属于作家个人的情感世界,作品的主人公都是作家灵魂的一次真诚袒露,同时也是整个人类心灵痛苦的负载者。作家主体精神、生命体验在自我剖析式的创作中以到体现,故鲁迅的小说具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正如鲁迅所言:“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的解剖我自己。”<sup>[1](P300)</sup>在《孤独者》中,像魏连殳这样一个高擎现代思想火炬的精神战士,最后却不得不“躬行了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拜,所主张的一切了。”<sup>[4](P103)</sup>这种现代性的精神追求与历史的宿命之间的悖论不仅是鲁迅和魏连殳所面临的无法超越的困境,也是中国近现代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困惑。《小小十年》作为叶永蓁的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同样具有鲜明的主观色彩,传达了作者对革命、战争、爱情的真实看法。作品中的主人公起初远赴广东并非为了什么远大的理想,只是想逃避家庭强给的婚姻,来到广州原想投考中山大学,但因考期未到,又被北伐的革命浪潮所感动,所以便投笔从戎。即使是对待革命,也只是“希望在黄埔毕业后,能够做一位雄赳赳的‘国家干城’的心比什么都切些。所谓真的要到黄埔革命去的情绪,仅仅的只有着少许。”<sup>[5](P107)</sup>他也并非一名坚定的革命者,他对战争的理解也不如那些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者直接和彻底,当他随部队抵达瑞州看见几个俘虏时,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情怀顿时升起,不由得对敌人抱以同情与悲悯:

这些“俘虏”,他们恐怕也没有了解怎样是革命的敌人吧。唉!愚蠢的俘虏!你们是给人家做富贵的工具,来替人家作炮灰的!你们是为了生活的困难而来作你们官长富贵的工具的!然而你们解决了你们生活的问题没有?你们所得的是什么?仅有“革命的敌人”是你们所得的头衔罢了!<sup>[5](P161)</sup>

在他的身上还带有知识分子浪漫天真的特性。但他终究还是成了一名战士,成为革命的一员。正如鲁迅所说:“在进军的途中,对于敌人,个人主义者所发的子弹,和集团主义者所发的子弹是一样地能够制其死命;任何战士死伤之际,便要减少些军中的战斗力,也两者相等的。但自然,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sup>[3](P231)</sup>

然而毕竟鲁迅和叶永蓁所描写的时代不同,因此作品中知识分子的形象也有较大差异。鲁迅主要刻画了“五四”运动退潮时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颓唐、彷徨;叶永蓁则描绘出第一次国内革命高潮风起云涌,席卷一切青年知识分子的画面。鲁迅笔下的青年知识分子是铁屋子里的觉醒者,由于现实的黑暗和大众的愚昧,他们身上体现的是先觉者超现实的启蒙意识在实践中孤立无援的挫

折感；而叶永蓁笔下的叶余及所在革命队伍则在行军途中处处受到民众的欢迎与拥护。

### 三

鲁迅是现代小说艺术范式的开创者，他为新文学创作开辟了十分广阔的艺术道路，辐射并影响着与他同时代的作家创作。叶永蓁深受新文艺熏陶，加上鲁迅亲自指导，在创作手法，艺术风格等方面都深受鲁迅影响。他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忠实地描写出大革命时期一个青年知识分子从对婚姻的不满到对社会不满的转变过程，在深沉浓烈的抒情中包孕着对生活哲理的概括。

鲁迅是新文学现实主义主潮的开拓者，他以深沉民族忧患意识和深刻的历史意识，以自觉的启蒙精神冷静客观地反映现实暴露黑暗。他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真切平实地写出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在1920年代末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革命文学“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sup>[3](P84)</sup>，而其“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sup>[6]</sup>。也许正基于此，鲁迅对这样一个“上过前线，当过哨兵（虽然连放枪的方法也未曾被教）”的主人公大加赞赏，称他“比起单是抱膝哀歌，握笔愤叹的文豪们来，实在也切实得远了。”<sup>[3](P232)</sup>鲁迅在评价《小小十年》时也说“技术，是未曾矫揉造作的。”<sup>[3](P151)</sup>的确，叶永蓁在创作上学习了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写实的手法描写了主人公在十年中的行动和思想，既不回避主人公自身的缺点，也不隐瞒革命队伍本身情况的复杂。例如，临上战场时，有的学生“为了升学的问题和物质上的供给同士兵一样的待遇，而反对教育长要我们出发”<sup>[5](P83)</sup>；有的见革命是要抛头颅洒热血，便开小差跑掉了；还有的军官虐待士兵，尽管墙壁上贴着“革命军禁止肉刑”的标语，“我”还是“看见一个比‘我’还小的兵士，给他的官长的马鞭打得连泪也不敢留下”<sup>[5](P196)</sup>。作者把这些革命高潮下隐藏的阴暗面毫不留情地揭露出来。另外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统一战线造成大革命失败的丑恶行径作者也给予了揭露：“我们几个军事领袖为了利益的冲突，又向我们革命叛变了。我们的领袖，看见群众太起来了，却有点慌慌地。于是我们已得的革命，就在这些领袖们慌慌的神情之中，举行了它的葬曲。”<sup>[5](P234)</sup>叶永蓁正像鲁迅所说的那样，以“直抒己见的诚心和勇气”<sup>[3](P151)</sup>，走上了现实主义道路，大胆地看取人生并写出他们的血肉来。

鲁迅和叶永蓁的小说都具有浓郁的抒情风格，善于通过主人公的内心独白来展现其性格特征，使作品中主人公形象更鲜明，感情色彩更强烈。《伤逝》中涓生的性格就完全通过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表现出来。在对子君热恋的日子里，只要“一听到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路的清响”，涓生的心便“骤然生动起来”，“我憎恨那不像子君鞋声，穿布鞋底儿的长班的儿子，我憎恨那太像子君鞋声的常常穿着新皮鞋的邻院的搽雪花膏的小东西”。“莫非她翻车了吗？莫非她被电午撞伤了吗？”<sup>[4](P114)</sup>涓生热烈、勇敢追求爱情的性格立即浮现于读者面前。而当生活的灾难降临时，面对同样的那些话题，涓生却感到空虚。“从我的嘴传入自己的耳中，时时疑心有一个隐形的坏孩子，在背后恶意地刻毒地学舌。”<sup>[4](P126)</sup>这段细致深入的心理描写，极其准确地表现了涓生复杂的内心世界。这种通过主人公的内心独白来抒发感情的艺术手法在叶永蓁的《小小十年》中同样屡见不鲜。主人公在离开长沙时依依不舍，对革命高潮的到来充满希望：

长沙呀，我将记忆着你到永久！祝你努力，祝你上进，祝你能够造成澎湃汹涌革命的怒潮，跟着湘，资，沅，沔四条大水，分布到你所辖的地方！我们，我们，我们在不久之间，到了滕王阁畔，听，听，听你呼声撼地；看，看，看你波涛震天！长沙呀，别了！<sup>[5](P146)</sup>

语言的迴旋复沓，结合主人公的直白倾诉，抒发出心中浓烈真挚的感情，很好地表现出主人公那种狂热与多情善感的性格特征。不过，有时作者的这种抒情缺乏节制，甚至以通篇的说教来代替具体的人物刻画，读起来也不免有令人乏味的感觉。

鲁迅是现代文学史上的语言大师，他的小说语言精粹、凝练、含蓄、警拔，虽然深受古文影响，

处于从白话向古文的过渡时期,但作品语言却绝无古文的陈腐气息,而是在白话中隐含着一种文言的凌厉气势,既有白话文的流畅自然,又不乏文言的概括洗练。鲁迅为白话文创作提供了有益的探索,也为丰富现代汉语词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小小十年》的作者文笔虽率真质朴,却缺乏生动有活力的话语,这尤其表现在人物的对话中,试看下面一段:

礼成之后,如薰来找我:“叶:不久要别离哩!回去吗,明天?”/“是,不久要别离哩!明天,未吧?”/“很想你多住几天!”/“我也很想,不过祖父挂念呢!”我笑得凄然。/“咳!他老人家!”如薰也觉得凄然。/“如薰!”刚毅在外边喊。/“叶的房间里!”/于是刚毅也来在一起。<sup>[5](P50)</sup>

语言虽然还算通畅,但却缺乏变化,在人物对话的衔接处多少显得有些机械生硬,难以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鲁迅认为其语汇的不丰“好像缺点而其实是优长之处”<sup>[3](P152)</sup>,因为自“新文学兴起以来,未忘积习而常用成语如我的和故意作怪而乱用谁也不懂的生语如创造社一流的文字,都使文艺和大众隔离,这部书却加以扫荡了,使读者可以更易了了解”<sup>[3](P152)</sup>,这当然是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小小十年》对于新文学的价值。至于鲁迅所说的其“未忘积习而常用成语”,使“文学和大众隔离”自然是鲁迅的自谦之词。熔炼文言文中有生命的词汇及尝试性地采用一些外国词汇,不但使鲁迅的作品显得更加准确贴切,而且更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尽管叶永蓁最后没能重新踏上革命的征途,但从鲁迅对叶永蓁的提携奖掖,我们可以看出为了“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鲁迅所付出的巨大心血。他自己身体力行,对青年文艺工作者和新进作家奖掖指导,不遗余力。而尤其可贵的是鲁迅并不拘于门户之囿,而是着眼于为整个中国新文艺事业的发展造就人才。这对于我们今天选拔人才、造就新人有很大的启示。

#### 参考文献

- [1] 鲁迅. 鲁迅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2] 鲁迅. 鲁迅全集(第16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33.
- [3] 鲁迅. 鲁迅全集(第4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4] 鲁迅. 鲁迅全集(第2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5] 叶永蓁. 小小十年[M]. 上海:上海书店,1985.
- [6] 鲁迅. 鲁迅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68.

## Lu Xun and Ye Yongzhen

WANG Jingpeng, ZHAO Peng

(School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China 116029)

**Abstract:** In modern literature, Lu Xun and young writers were worthy of writing. Because of Lu Xun's guidance, Ye Yongzhen's creations were like Lu Xun's. But there we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Ye Yongzhen's "The Little Decades" showed the same course in the spirit of individual intellectuals. However, Lu Xun's spirit in the destiny of the individual had a different era. In the art, Ye was influenced by Lu Xun, especially in his realism of the works and the style of lyrics. But in language skill, Ye was plain, not vital, and short of Lu Xun's aggressiveness.

**Key words:** Lu Xun; Ye Yongzhen; Comparison

(编辑:刘慧青)